

读史侧翼 王吴军

古代的眼镜



白缎绣菊蝶眼镜套（晚清至民国）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资料图

我国是在明朝的时候开始有眼镜的,当时,在明朝和西域通商的活动中,眼镜从西域传入了中国。但是,在那个时候,眼镜还是罕见之物。

明朝景泰年间的张靖之,在《方州杂录》中记载了一件关于眼镜的事情。当时,张靖之在京城工作。有一天,他去时任指挥之职的胡鑑的家里做客,在胡鑑家里,张靖之见到明代宗赐给胡鑑的父亲胡宗伯的一副眼镜。张靖之说,这副眼镜“如钱大者二,形色绝似云母石,类世之硝子,而质甚薄,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,组制其末,合则为一,歧则为二,如市肆中等子匣。老人目昏不辨细字,张此物加于双目,字明大加倍”。张靖之见到的这副眼镜,镜片很薄,眼镜框是金质的,而且不用的时候两个镜片能合在一起,眼睛昏花看不清书上的字迹时,戴上它,字迹便会清晰起来。

明代宗时期的参政孙景章也有一副眼镜,他的眼镜是用良马从西域的客商手里换来的,当时,西域人把眼镜称为“僂速”。

明朝世宗时期的郎瑛,曾经在他的《七修类稿》中写道:“少尝闻贵人有眼镜,老年人可用以观书,予疑即《文选》中玉珧之类。及霍子麒送一枚来,质如白琉璃,大如钱,红骨镶二片,可开合而折叠之。问所从来,则曰:‘甘肃番人贡至而得者。’丰南禺曰:‘乃活砗磲之珠,须养之怀中,勿令干,然后可。予得之二十年无用’云。”郎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他曾在少年时听说贵人有眼镜,他怀疑是《文选》中说的玉珧之类的东西。有一天,霍子麒送了一副眼镜给郎瑛。郎瑛问霍子麒这副眼镜是从哪里来的?霍子麒说是从甘肃那里得到的。丰子禺说眼镜需要经常放在怀里才行,但是,丰子禺得到了一副眼镜,在二十年中从未用过。郎瑛是明世宗嘉靖年间的人,由此可知,在明朝嘉靖年间,眼镜尚是罕见之物。

在明穆宗隆庆年间,提学潮阳

的林某得到了一副眼镜,每当他视力疲倦、视物不清时,他戴上这副眼镜,就能看清书上的小字。林某的这副眼镜,也是来自当时的外国客商。

在明朝前期,眼镜是极为贵重的东西,即使是官员和富商,若想得到一副眼镜,只有等皇官赏赐,或是花费巨资从外国客商手中购得。

清朝的时候,广东人开始用水晶制成眼镜,由于工艺精湛,制作精良,当时广东制造的眼镜是眼镜中的上品。

最后说一个和眼镜有关的故事:北宋的刘跂在《暇日记》中说,北宋的史沆在断狱时,取十几种水晶来用,别人起初不知其意,后来才知道,原来他是因为看不清案牍上的字迹,就用水晶来照着看。由此可见,北宋时,人们已经开始用水晶来帮助提高视力了,但是,北宋时期的人却不晓得用水晶来制造眼镜。图

流金岁月 杨维兵

瓦匠父亲

周日午后,闲情逸致。半躺在阳台躺椅上刷短视频。

突然,一则人工踩瓦泥、手工做瓦坯的视频映入眼帘,两个年轻人正在一个大泥堆上一脚一脚地踩泥巴,一个中年人正在把一扇划好的泥片双手抱在瓦桶上,用瓦刀一下一下地拍打,不一会儿,一个泥桶坯就光滑地呈现在世人面前……

这样的场景太熟悉了,它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。小时候的每个冬天,我们不仅见证着瓦匠父亲做出一堆又一堆的瓦坯,而且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参与踩瓦泥、拾瓦帽、拍瓦桶、运瓦坯、搬成瓦的活儿,让整个童年都充满着“劳动味”。

看着视频,我想起了瓦匠父亲和他的高光岁月。

父亲不识字,小小年纪便跟着二爷学做瓦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在农村,一些头脑活络、比较勤奋、家庭比较殷实的村民,开始把自家的茅草屋翻修成新瓦房。瓦便成了那个时代的紧俏货。父亲虽然没多少文化,却早已在二爷那里学会了做瓦。父亲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做了两窑瓦,用节省了几年时间的柴禾烧了出来,然后把茅草屋翻盖成了崭新的瓦房,为此,村里人羡慕了很久。

自家的新瓦房盖好后,父亲似乎看到了做瓦挣钱的商机,他和母亲就继续在屋后面的小块地里摆开了架势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踩瓦泥,要把小山似的瓦泥翻来覆去踩几次,直到泥有很强的韧性后,父亲才用钢丝做的弓和推子把泥切成一片一片的,抱在瓦桶上不停地用瓦刀拍打、磨光,然后提到撒了沙的空地上晾晒。晒干后,父亲和母亲便拍打瓦坯,一个圆形瓦坯桶便均匀地分成四块。做齐一万二千匹瓦后,就请人担在窑边,在窑里一圈圈码好后,一天一夜便可烧好,然后经过封窑、关窑田、晾窑田等工序,一万二千匹光亮、坚硬的瓦就做成了。

做瓦看似简单,但很多人都不會。村民们要修瓦房只得买瓦。那几年,父亲和母亲很早就在自家坡上砍好柴,也买了一些柴,准备冬天做瓦烧窑。每年的冬天,父亲和母亲都会做两窑瓦来卖,价格也由最初三四分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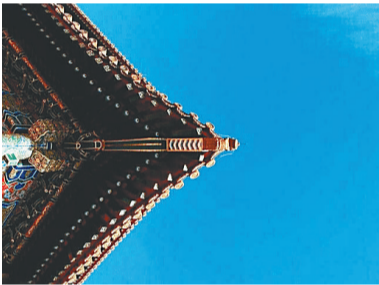
一匹到后来的一角多钱一匹。由于父亲有做瓦的技术,那几年,我家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的。

除了自家做瓦卖,还有很多人请父亲做瓦。由于父亲技术好,能吃苦耐劳,工钱也比别的瓦匠便宜,所以请的人很多。父亲也不会让主人失望,几天时间就帮人家做好一窑。老家方圆几十里都留下过父亲做瓦的痕迹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农村生活水平日渐好转,渐渐地,砖房、楼房代替了瓦房,父亲的做瓦技术与他做的那些瓦再也无人问津,他的人生花期与高光生活也渐渐尘封了。

如今,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四年了,他曾引以为豪的做瓦技术已渐渐失传。好在,不少地方将做瓦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和保护,也有少数有心人通过现代传媒技术将做瓦工艺进行传承。

原本父亲做瓦的生活已尘封心底,模糊一片。如今,却被一则视频勾起了回忆。我把这则不经意刷到的视频重新播放了很多遍,并下载到手机上进行保存,不为别的,只为已安详长眠的父亲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。图



在古代,做瓦是修建建筑过程中极重要的部分。图为故官宫殿建筑的黄琉璃瓦顶。 资料图

流金岁月 黄道娟

妈妈的味道

时隔两年,我回老家看望父母,临走时,母亲塞给我两棵包菜。这是父母回农村建房后种的第一茬菜。

包菜还带着清晨的露珠,被放进了我的包里。母亲边放边说:“房子才刚住下,家里没啥好带的,只有两棵包菜。”

我拿着两棵生嫩的包菜,坐着飞机跨越一千多公里回到了海南的家。

回到家里,拿出包菜,爱人看了说:“这包菜叶片是青的,还没长成熟,肯定不好吃。”

我也说:“是不好吃。但这是父母的一片心意。一份沉甸甸的爱。”

晚上,我把包菜放在水盆里清洗干净,一点一点撕开,亲自下厨,放了点辣椒,放了几片肉,清炒。那一餐,我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。

这些年,父母一直在县城和大哥居住,帮大哥带孙子,确切地说,是带曾孙。这一带,就是6年。

终于到了曾孙上学的年龄,而父母都已过了83岁。

回农村居住,回到自己的老屋,是父母一直念叨的事情。

老屋是上世纪90年代建的房子,又旧又破,已经不适合居住了。我们几个儿女一合计,把老屋拆了

重建。

入住新房后,母亲第一时间开垦荒地种菜。我回到农村老家时,菜秧子已经长出来了。

在农村,凌晨5点天就天亮了。我起床帮父母一起打理菜园子。

父母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,但身体还算硬朗,热爱劳动。农村人,满眼都是对土地的深情和对庄稼的珍惜。菜园子不大,一垄一垄,被码得整整齐齐。母亲站在埂茬边流连,缓缓挪动步子,她的神情专注而执着,垂头盯着翠绿的菜秧子,一阵扫视过后,腰弓成九十度,拇指和食指合拢,把一根根杂草拔起。

五月末的阳光微辣,斑斓地在母亲的肩膀上逗留。微风扬起母亲的白发,有一缕贴在额前。母亲把结满老茧的手平展伸出,指尖摩挲着一小撮土,眯起眼睛细细端详。空气里落进一声叹息,她带着无尽的惆怅,说道:“可惜啰,这么肥的土,这些年都撂荒了,浪费了多少庄稼。”

清早,劳动一个多小时后,母亲回到厨房做早饭。

母亲掌勺,我负责烧火。早饭是我爱吃的白花菜炒鸡蛋,还有热干面。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,但我仍然十分怀念柴火炒菜的味,看着眼前堆砌的木柴,竟然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。

小时候经常烧柴,放学回来,家家户户炊烟四起。

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。它们经过火光的历练,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,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,就带着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,宁静、纯洁、轻盈、缥缈。

我喜欢看炊烟升起,这才是人间烟火,平凡而真实。

农村这几年变化真大,家家户户的房子修缮一新,乡村小道干净整洁,还通了公交车。生活比以前方便快捷多了。

在农村待了十几天,我白天到村子里转悠,听听熟悉的乡音;到田地里走走,看看已经成熟的麦子。一望无际的麦田,粗壮的桔秆上,挑着乍蓬蓬的穗头,在等待主人的梳理。晚上就坐在院子里喝茶、聊天、看星星,时光就这样静悄悄地流过。

真好。农村生活就像调味剂,可以调节心绪,那是面对喧嚣沉静下来的心境,是一种心有所依的平淡生活。美而宁静。

假期快结束了,那几天,母亲都在菜园子里转悠,似乎希望能从地里刨出些土货让我带回去。转来转去,只有两棵包菜长得还算着急,南瓜、丝瓜、豌豆等才刚刚出土。来回穿梭间,母亲突然发现,有几棵包菜下面有一小片野生的白花菜。嫩生生的白花菜,躲在繁茂的叶片下,自由生长着。那是我最爱吃的白花菜!顿时,母亲眼角的褶皱里闪过一丝光华,浑黄的瞳仁里溢出幸福的亮光。她如获至宝一般,用剪刀剪下来,慢慢起身,小心翼翼地把白花菜放进袋子里。

就这样,包菜和白花菜跟随我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城市。

我当晚就炒着吃了,吃下去的,是妈妈的味道,心中泛起的,是一份乡愁。图